

•诗屋作家•

མཉན་སྒྲུབ་པའི་ལུང་ལུང་།

用心触摸天堂

高山雪鹰/著



珠海出版社

·诗屋作家·

用心触摸天堂

高山雪鹰 / 著

珠海出版社
ZHUHA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心触摸天堂 / 高山雪鹰 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6

(诗屋作家)

ISBN 978-7-5453-0002-4

I. 用... II. 高...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6256 号

用心触摸天堂

诗屋作家

高山雪鹰 著

责任编辑 李一安

装帧设计 吴 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2639330 邮 编: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龙华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印 张 80.625 字 数: 16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02-4

定 价 166.00 元 (共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诗歌的神圣图腾(序一)

——写在陈跃军诗集《用心触摸天堂》出版之际

阎延文

在这个诗歌如困兽般挣扎的时代,到处飘荡着轻蔑诗歌、亵渎诗意的泡沫。因此,生长于黄河之滨,成熟于雪域高原的诗人陈跃军(高山雪鹰),把自己最新付梓的诗集命名为《西藏,我诗意地走过》(原定名),就有了一种与庸俗文化对抗的豪迈力度。翻开诗集,一种强烈的诗歌神性扑面而来,那雄浑雪域中的歌唱,那溪水般流畅的神韵,那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和对生命的赞美与感恩……仿佛一次庞大的诗歌盛典,跃军的这部诗集充分展示了他的创作实力,也由此使我们坚信:诗歌依然新鲜美好、充满活力。

在遥远的西藏,在文化的边疆,诗人陈跃军执著地写作,用笔抵抗着大众对诗性的遗忘,更用诗歌寻找着中国文化的神圣图腾。

黄河之子：诗歌向故乡的感恩

在最初从网络接触到跃军的作品时，我就发现，作为诗人的陈跃军，追求着一种朴素扎实的诗歌风范，厌倦繁华绮丽、颓废狂欢的句子。这种久违的诗风，使他的作品仿佛他故乡的黄河一般，沉着大气、一泻千里。

他的故乡在山西芮城，那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和古老的汉民族一起，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大悲大喜、波澜壮阔的历史剧。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组合滋润了这片厚土，催生出表里山河、吞吐大荒的诗歌风骨。这风骨，正是陈跃军诗歌的文化底色。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描写故乡的作品并不多，但却让人过目难忘。在诗人笔下，故土是诗性的，优美舒展，如一幕幕色彩迷人的油画。在遥远的雪域高原回望黄河之滨，诗人倾诉着自己对故乡的深情：“我想回到家乡/回到童年/在田间的小路/拥抱你甜甜的/野花一样的微笑”。（《摘掉面具吧》）透过诗句，诗人把故乡的影子揉碎在自己心里，在野花开放的微笑里，体味着安然淳朴的乡土亲情。他笔下的山西故园，没有乡土的苍凉孤独，而是有着祖母童谣般清新自然的风韵，仿佛能闻到那醉在柔柔春风里的花香。在《窗外已是一片春色》中，诗人如此书写着乡土童话：“你坐在窗前/守望一堆梦想/你可知道/春天已经来临/……春天会有很多童话/你做着这样那样的假设/

为什么不打开窗户呢/窗外已是一片春色”。在故乡面前，诗人似乎永远是山泉般透明的少年，用童话般美丽的句子向故乡献礼。在此，我不禁想起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陈跃军，就是这样一个来自黄河岸边的诗歌赤子。

在《一株小树的真情告白》中，诗人用舞台剧般的巧妙告白，象征性书写了一个黄河之子对故乡的怀恋与告慰：“你把我带到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我也想回到妈妈的身边/但你把我留下了/没有人知道我看着你离去背影时的心情/我只能站着/站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这是你给我的使命/我记得你汗水和笑容/常回来看看我吧/无论是我长大还是死去/我都会把你刻在我圆满或残缺的年轮里”。

深情的生命告白，源于对故乡的爱；这种爱，一往情深，无所替代。黄河黄土，是诗人的精神故乡，也是诗歌的神圣家园。因此，即使面对故乡的苦难和阴霾，诗人仍反复咏唱：“我是多么地眷恋土地/那柔软的黄土，可以生长出救命的庄稼”（《我睡在血与泪的海洋里》）。读着这部诗集，我仿佛看到，在离天空最近的西藏大地上，年轻的诗人独坐默想：“我坐在山顶/云在我的头上/我跪对母亲的乳房/久违的童年在牧歌声中浮现/一缕青烟在山腰翩翩起舞/……我想哭/云已泪流满面”（《我被一场雨淋湿》）。读这样的句子，使人无法拒绝潮水般的感动。

我从诗集中感到，入藏十余年的诗人，像北方的黄河一样刚强豁达。他用诗歌向故乡遥拜感恩，仿佛羊羔跪乳般真挚而虔诚。

雪域西藏：寻找诗歌的神圣图腾

黄河的神秘、伟大，天长地久地在诗人骨血里积淀升华，最终形成炫目的喷发——这就是陈跃军的雪域题材诗。自1997年入藏，这个黄河之滨的青年诗人，以他的赤子之心，开始了对黄河源头的巴彦克拉山脉的朝拜，开始了对故乡黄河的雪山之母的朝拜，回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回溯到中国诗歌的童年母语。十余年来，诗人陈跃军以黄河之子的血脉，完全融入了西藏的生活中。诗集的第一辑《阿妈的村庄》和第三辑《我是唐古拉山的新娘》，都是他进行诗歌朝圣的作品。

诗歌是中国文化的图腾。数千年来，中国诗人以诗歌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仪式，给人以智慧、愉快和升腾，形成最强大的民族精神力。从陈跃军的西藏题材诗歌中，我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

在广袤的雪域高原上，诗人仰望着飘扬的经幡，坚信：“总是带着别人的梦想和希望/站在缺氧的寒风中/守望着来生”（《经幡》）；诗人在夜色里走过草原，走进一顶温暖的帐篷，“漆黑的夜里/草原睡了”（《帐篷哭了》）；黎明的晨光中，诗人欣喜地倾听：“唵嘛呢叭咪吽/这是你的声音/我的声音/他的声音/诵经的声音/心的声音/而黎明在此刻来临”（《黎明在诵经声中来临》）；藏族少女的微笑里，诗人动情地赞美：“花的清香/扑面而来/你的笑脸让我忘记了一切”（《德吉的笑脸》）；他把最美丽的句子献给高原

女神：“那座山，那些树，那些草原，那些野花那些牛羊/一定还记得她/听到了熟悉的歌声/在那一个个脚印里/我寻找一个古老的神话”（《听说卓玛也从那里走过》）；他把最虔诚的目光奉献给藏族同胞的信仰，“像堆满愿望的玛尼堆/心向着温暖和太阳/明天，燃烧的是梦想和祈愿”（《沉默吧我和你们》）这些诗歌，呈现出毫不模糊的原初感受，生活细节的鲜活记录，高原特有的颜色、声音、气味、仪式……都那样鲜活美好。诗人陈跃军沉醉于高原的圣洁神秘，精心呵护着语言的生命感。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对诗人的存在寄寓莫大希望。他反复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表达自己的疑问：“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并用哲学的语言回答：“他们如同酒神神圣的祭司——他于神性之夜走遍大地。”

跃军的诗歌也有酒神戴奥尼索斯般的神圣。在西藏这片充满神奇的大地上，他的诗获得了很强的生长能力。我试图摸索这些诗歌的脉象，但跃军的风格是丰富的，让人读每一首诗都感到新鲜，都仿佛看见一道心灵的闪电，你摸不透他的繁复绚丽，只能随着他的笔，一起虔诚地走向诗歌圣地，在诗歌中赞美生命：

“一米，两米，三米/终于爬到了5300米/我牵着爱人的手/站在唐古拉山顶/太阳和我们一样/为了达到一个高度/而到达另一个高度/……假如唐古拉山能有记忆/多少年后/它一定记得这一天/太阳从唐古拉山顶升起”（《太阳从唐古拉山顶升起》）

读这样的诗,有一种智慧穿透感。跃军的诗不仅令人惊喜,更令人因迷醉而颤抖,因为他的心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我是佛前的一盏酥油灯》“谁把我点燃/没有人告诉我,包括佛/守在佛的身边/在佛的光芒里燃烧/照亮虔诚的心/……浓香的酥油/来自遥远的草原/他和信徒们一起翻山越岭/主人的心愿藏在心里/它学会了沉默”。

这首诗表明,跃军已开始了通向哲学的诗歌构想,他向神秘巨大的佛光走去,仿佛“在佛的光芒里燃烧”。置身纯洁的神性高原,他以酥油灯般燃烧的热情,选择了对诗歌的坚守与飞翔。

墨西哥诗人帕斯曾说:“对现代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跃军的诗歌,正是这种在现代的寻求中“发现了古代”,发现了遥远神性的作品。因此,他的诗歌精神是超拔的。在雪域高原,诗人成熟起来,冷静下来,摒弃了青春期的过度抒情,走向沉着,走向大气,走向诗歌的神圣图腾。

扎西德勒:倾听他在世界屋脊的声音

一个诗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人品和骨骼的硬度。陈跃军的诗,有强烈的时代热度,仿佛刀刻一样,他不断创作出与生活近距离接触、用心血“煮”热的作品。这些诗积极参与生活,有着强烈的速度感。如讴歌奥运的诗歌:

《我在茶马古道上等待奥运火炬的到来》：“当奥运圣火沿着古丝绸之路传递的时候/站在茶马古道的终点——圣地拉萨/近了，来了/我听到欢呼声/来自藏族老阿爸的心坎/我凝望着历史/一头牦牛驮着沉重的生活/从云南或者四川走来/雪花和经幡在缺氧的寒风中狂舞/卓玛在马背上唱着康定情歌”

而《浓烟滚滚的拉萨》和《五朵燃烧的鲜花》等作品，则书写3.14拉萨的悲剧事件。这种紧贴生活的创作态度，本身就需要功力，更需要心灵的滚烫。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陈跃军还种植着网络诗歌和诗歌理论的花园，并不断收获着姹紫嫣红。几年来，他顽强坚守着扎西德勒网站，使高原的诗人们能通过网络，与其他地域的中国诗人近在咫尺、亲如兄弟。记得最初在网络上发现这个诗歌网站时，作为在《诗刊》工作十余年的职业诗歌工作者，我的欣喜和感动无法用言语表达。作为诗人，陈跃军的诗歌理论同样可圈可点，锋锐明朗，一如他的作品般耐读；而他编辑的诗歌报刊，使我更坚信他的诗歌眼光。在文学的边疆，用几千个昼夜坚守诗歌，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正如他在《仰望：沉沦与飞翔》一诗中所写：“我不能停下，千万不能停下/再高点，再高点/头顶就是天堂/为了所有的灵魂都能回家/我就必须不停地飞翔。”

这就是诗人陈跃军，为了给当代诗歌寻找灵魂，为了奠定神圣的诗歌图腾，他正如高原雄鹰般地不停地飞翔。他不能停下，因为他的脚下，就是诗歌的圣地；因为他的头顶，就是诗歌的天堂。

在这里,我只能面向遥远的雪域高原,面向从未谋面的诗人陈跃军,送去一声来自北京的真诚祝福:愿你的诗歌,如格桑花般芳香绚丽,如酥油茶般温暖醇厚,如转经轮般永不停息。

雪域高原的诗人朋友们,扎西德勒!

2008年6月16日于北京花园路

阎延文:著名女作家,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5岁获文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历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辑部副主任、党支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二届中直青联委员、首都青记协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员、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个一百”百部爱国主义图书奖等。

自1995年开始,历时十年,创作三部共14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青史青山》,抒写台湾三百年历史沧桑,引起海内外关注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美国《侨报》、《美洲时报》、《世界日报》、《美国中文电视》、《澳门日报》、《星岛日报》、香港《明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等300多家媒体进行报道。2006年5月,阎延文到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受到著名汉学家赵浩生、夏志清和董鼎山的高度评价。夏志清教授称阎延文“是中国当代的张爱玲”。

诗歌的雄鹰在高原翱翔(序二)

吴昕孺

我印象中的西藏诗歌,要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丽华和扎西达娃。进入21世纪,扎西达娃不怎么写了,马丽华改行写散文了,西藏的诗歌随之进入低谷。我一直向往和关注着西藏那块圣地,总觉得雪域高原应该是出史诗的地方,出大诗人的地方。但因为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积淀等种种原因,西藏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上,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网上认识了跃军,他的网名是高山雪鹰。我喜欢这个名字,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气概。当我得知这位差点就“80后”的年轻诗人进藏已经11年,他早已把西藏当作了自己的家园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们成为了好朋友,虽然未曾谋面,但经常唱和酬应,时相过从。我把对西藏的好奇与向往悉数倾倒给他,他则把西藏的神奇和美妙尽可能地回报给我。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在

那里,我感觉离西藏越来越近了。

从平时的文字交流中,跃军的诗人气质展示得淋漓尽致。他既具北方的坦荡,又有高原的峻迈,粗犷中不乏细腻,豪情里深藏柔情。他对高原的爱,对妻子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弱者的爱,对普天下苍生的爱,在他的诗文中总是时而如烈火金刚,时而似江南春水。他喜欢写格桑花,喜欢写经幡,喜欢写雪,这是高原赋予他的,但这些诗篇无不贯穿了一个主题:爱。

“爱路很窄/我却常常迷失方向/谁能扶着我/走向梦中的家”(《德吉的笑脸》)

“漆黑的夜里/草原睡了/一头没有回家的牦牛和我在草原上流浪/远方的远方/谁在等待着黎明”(《帐篷哭了》)

“那个冬天一直都在下雪/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背影/习惯于在雪中把记忆打开/蓦然发现/一切已被掩埋”(《我在每一朵雪花上刻上你的名字》)

“总是站在最高的地方/总是飘在风最大的地方/风中有哭声/你也会哭吗”(《经幡》)

“一朵朵雪花竞相开放/我寻找一朵八瓣的格桑花/淡淡的幽香传来/我看到了阿妈的笑脸/谁在不停地向我挥手”(《一路花香》)

跃军的诗歌大多采用直白的表现方式,不追求奇谲的意象,而是着意于一种节奏的把握,在朴实的词句中,由于

诗歌节奏的明快和诗人内心的充盈,呈现出特有的开阔与激越。有些作品看上去平平无奇,读出来却颇有情致。比如:

“思念的人儿啊/你在何方/是否入睡/梦回故乡/谁在你的身旁/倾听你心里的忧伤/你可知道/我永远面朝你出发的方向”(《飘雪入梦》)

“是一场梦/还是一场雪/纷纷扬扬/是梦应该是甜蜜的/是雪应该是圣洁的/我却握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想念一个叫雪花的江南女子”(《梦雪》)

从中可以看到,跃军诗歌的营养来自于两个方面,民歌和古典诗歌。西藏高亢的民歌把跃军的诗情擦得锃亮锃亮,就像雪域高原明净的天空;而古典诗词则培养了跃军诗意的蕴藉,使得他的作品有着较为深厚的质地。

“火车在与时间赛跑/我听到了粗重的喘气声,还有咳嗽声/把眼睛伸向窗外/一朵雪花告诉我,冬天离春天并不远/我像一朵温室里的花,开在虚拟的春天”(《春天,在开往拉萨的列车上》)

“春天会有很多童话/你做着这样那样的假设/为什么不打开窗户呢/窗外已是一片春色”(《窗外已是一片春色》)

但明显可以看出,跃军读西方现代诗歌较少,这一课他是应该补上的。要做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必须融铸中西,通达古今。西方现代诗同样有着悠远而良好的传统,

哪怕是汉译过来的作品,也因为两种语言的沟通与互补而别开生面。正因为缺乏西方现代诗歌的洗礼,跃军的一些诗篇便显得张力不够,表现手法稍显单调和陈旧。

我对跃军的期待是,做西藏最好的诗人,做写西藏最好的诗人。这是两个十分高远的目标,第二个目标尤其难,又尤其有意义。西藏是人类的圣地,是世界的第三极,无论自然风光还是人文积淀,在世界上都是不可复制的。奇绝的自然西藏和丰沛的人文西藏都呼唤着诗人,呼唤着大诗人。跃军既热爱诗歌,又热爱西藏,他还有一颗不为世俗所染、不为名利所动的赤子之心,我相信,他是能做到的。

2008年4月23日于听孺阁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长沙县人,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同年开始创作。曾为湖南“新乡土诗派”骨干成员之一。2004年赴台北参加第23届世界诗人大会。现为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中国报业网百人专家团成员,兼任《诗屋》杂志副主编、《格桑花开》名誉主编。有作品被译为世界语、英语、日语、意大利语等。已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十余部。

· 目 录 ·

诗歌的神圣图腾(序一)	阎延文(1)
诗歌的雄鹰在高原翱翔(序二)	吴昕孺(9)

第一辑 阿妈的村庄

阿妈的村庄	(3)
流泪的酒杯	(5)
永不停歇的转经轮	(6)
献给妹妹的哈达	(8)
一路花香	(9)
我是佛前的一盏酥油灯	(10)
亲吻佛光的眼泪	(12)
幸福地离开	(14)

云彩,在炊烟中散去	(16)
五朵燃烧的鲜花	(17)
孩子,你什么时候回家	(19)
德吉的笑脸	(20)
跳舞的尼玛	(22)
痛苦而艰难地前行	(24)
我走进一座寺庙	(26)
黎明在诵经声中来临	(28)
一条飘在天空中的哈达	(29)
帐篷哭了	(31)
一匹马经过帐篷前	(33)
经幡	(34)
这是谁的拉萨	(35)
山顶,我与一头牛相遇	(37)
我被一场雨淋湿	(38)
你在很远的地方等我	(39)
听说卓玛也从那里走过	(40)
簇拥	(41)
仰望:沉沦与飞翔	(42)
光辉	(43)
那些颤栗的野花	(44)
雪落雍布拉克	(45)
寻找你深情的呼唤	(47)